

· 中医英译 ·

从译者惯习视角看倪毛信《黄帝内经》英译的建构

刘跃良

《黄帝内经》又称《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乃古代医家托轩辕黄帝之名所作，一般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它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等。在以黄帝、岐伯、雷公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病机病理的同时，主张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同时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内经》的中医学理论建立在我国古代道家理论的基础之上，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因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中医学说，《内经》被看作是中医学理论的渊源，历代医家也将其奉为圭臬。

随着中医学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作为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内经》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有关《内经》翻译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人们曾尝试运用不同理论针对《内经》的一个或多个译本进行系统研究或对比研究，当中包括规定性研究、描写性研究、多元系统理论、译者主体论、读者接受理论、翻译适应选择论、三元关系理论、语用学理论、语篇互文性理论、模因论、阐释学理论以及语篇分析理论等^[1]。通过中国知网 (CNKI) 文献检索发现，至今还没有基于翻译社会学视角对《内经》展开研究的。有鉴于此，笔者将借鉴法国社会学家 Bourdieu P^[2] 场域理论中的“惯习 (habitus)”这一重要概念，以倪毛信的《内经》译本为例，探寻译者惯习对翻译实践产生的影响。

1 译者惯习

Bourdieu Pierre 是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英国的 Anthony Giddens、德国的 Jurgen Habermas 合称为当代欧洲社会学界的三杰。在 Bourdieu Pierre 的社会学思想体系中，场域理论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它包含 3 个核心概念：场域 (field)，惯习 (habitus) 和资本 (capital)^[3]。

Bourdieu Pierre 认为，惯习是一套持久的、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2]。它包含两个特征：一是被建构化的结构 (structured structure)，它寄寓着个人接受教育的社会化过程，浓缩着个体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集体的历史、文化传统；二是建构中的结构 (structuring structure)，它下意识地形成人的社会实践^[4]。因此什么样的惯习结构就代表着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一方面，惯习把客观的社会结构内在化，构建成能被人认识和感知的结构。另一方面，行动者的能动性又产生新的社会结构。因此，惯习是外在的结构化和内在的结构化的总和”^[5]。

Bourdieu Pierre 提出惯习的概念，最先只是用在社会学方面，后来这个词运用到其他诸多领域。当引入到翻译研究时，就产生了“译者惯习”一词。Simeoni D^[4] 首次提出并对此做了深入分析，他强调翻译中“译者惯习的关键作用”，并且指出“只谈规范，缺少惯习来例证，就如同没有规范，只谈惯习一样毫无意义”。Gouanvic JM^[6] 也认为翻译策略并不是译者为了遵守规范而有意选择的，而是由译者惯习决定的，译者惯习与翻译过程中其他行动者的惯习共同构建了翻译场域，并受到场域本身的影响。Inghilleri M^[7] 更是通过把译者惯习引入到口译研究而使该理论更为成熟，她指出，口译过程中，译员带着自身惯习和各种资本，在各种权力关系中不断协商、斡旋、争斗，带来对“现有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进行改变或挑战的可能”，而“口译惯习”就是各种惯习、场域和资本集合的产物，其作用是保证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法律机构对口译活动的控制^[8]。以色列学者 Sela-Sheffy R^[9] 则主要从译者策略的多样性，翻译场域的动态建构性和译者行为模式的特殊性 3 个方面展开了对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的探讨，进一步丰富了有关译者惯习的理论。另外，中国学者邢杰^[10] 也对译者惯习做了透彻的分析，他认为，译者惯习包含三个方面，即译本的选择，译者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思想，如同其他的社会行为一样，译者经过长期的翻译活动，也会产生一套持久的、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并在无意中主导着译者的翻译行为。

基金项目：2015 年广东高校省级重点平台和重大科研项目 (No. 2015WTSCX040)；2015 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 (No. GD15WZ09)；广东药科大学“创新强校工程”专项

作者单位：广东药科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州 510006)

Tel: 13533184140, E-mail: amandababy@163.com

DOI: 10.7661/j. cjim. 20180521. 083

2 倪毛信译者惯习构成解析

倪毛信出身于中医世家,从小受父亲熏陶,接触中医学。根据倪毛信所著《身体自愈的秘密》^[11]一书的作者简介,可以得知,他自小体弱多病,曾经因为一场大病,与死神擦肩而过,为了自身的康复,他决定跟随父亲学习太极拳和武功,并开始学习中医学。后来,他在美国和中国的医学院学习多年,取得两个医学博士学位。在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实习的时候,他开始对健康的理念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在《小病自助手册》^[12]的导论中,倪毛信提到了个病例,是一位胃食管反流症患者,该患者服用抗酸剂已 2 个多月,症状却丝毫不见好转。那时,另一位女患者插话,说每天早上喝土豆汁可以治好其病,1 周之后,倪毛信遇到这位胃食管反流症患者,被告知土豆汁真的治好了她的病。这次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医生并不是万能的,学会自我解决健康问题,尽量不求助于不良反应严重的药物和治疗手段,来改善人体的健康状况,才是最重要的。在学医和保健的过程中,他也越来越体会到,人自身有强大的治愈能力,只要认识它,激发它,就可以过上“不生病的生活”。他将自己的心得、中医学“治未病”的理念、现代预防医学融会贯通,总结出了一套通俗易懂、简单易行的保健体系。倪毛信认为,目前的医疗系统完全处于药物、保险业和生物技术的主宰之下,人们逐渐忽视人体的自愈力,这是现代医疗体系的危机所在^[11]。所以,他提倡“保健医学”和“整体疗法”,主张通过各种自然方式——中草药、按摩、针灸、太极拳等,激活人体强大的自愈能力,以此作为解决现代医学危机的关键。他通过各种方式推广自己的健康理念,先后出版了《长寿秘诀》^[13]、《身体自愈的秘密》^[11]、《营养之道》^[14]等畅销书,他还在洛杉矶设立了“友善中医药大学”,经常到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做健康教育,并多次到国外演讲,广泛传播中医学文化和中医疗法。

因此,小时候的患病,家庭的熏陶,学医从医的经历等对倪毛信惯习的形成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热爱中医学,笃信中医学并积极传播中医学。诚如他在译本翻译说明中所阐述的那样:他希望通过传播《内经》,世人能受益于《内经》中的理念和智慧,进而达到获得健康,快乐与和谐的人生境界^[15]。至此,倪毛信的译者惯习结构基本形成:聚焦中医学;志在再现和传播原作中的思想和理念;注重实用;亲近目标读者,提高读者接受度。

3 倪毛信译者惯习对《内经》英译的建构

3.1 “黄帝”的解读和翻译

黄帝,姓公孙,名叫轩辕,出生于母系氏族社会。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里的记载,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他一生重大贡献在于历经数战,打败了榆罔,降服了炎帝,诛杀蚩尤,结束了战争,统一了三大部落,告别了野蛮时代,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有共主的国家,人类文明从此开始。在位期间,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始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创医学等,后世人称“文明之祖”,史载其有土德之瑞,按五行理论,土在中央,其色为黄,故尊称为“黄帝”。对于《内经》中“黄帝”一词的翻译,向来是众说纷纭,但不外乎两种:直译和音译。倪毛信将书名中的“黄帝”译成 Yellow Emperor,采用的是直译。众所周知,“黄帝”中的“黄”不仅仅表示色彩,它还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化内涵。倪翻译成 Yellow 也是为了以相应的方法再现原文文化特质,想让西方人了解和认识 Yellow 在华夏文化中所赋予的独特内涵,同时也体现了译者根深蒂固的文化认同感;但另一方面,根据他在美国生活和从医多年的经历,他知道在当时西方文化背景下,读者在中医学文化方面的知识还不足, yellow 与 emperor 的形式和内涵还没有实现统一,对这样的翻译容易产生误解,这也不是他想看到的。这种纠结心态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倪毛信只在书名和第一章第一句中把“黄帝”译成 Yellow Emperor,剩下的译文全部音译为 Huang Di。

3.2 翻译策略的选择

倪毛信在“翻译说明”中表明自己的译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学术版本,他只是从一名临床医生的角度,从中医学及哲学学生的标准以及对中医学感兴趣的外行人角度来诠释《内经》这一经典,所以其着眼点是向西方传播《内经》中的中医学知识和养生智慧^[15]。为了达到其翻译目的,倪毛信选择以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亲近读者,注重意译和阐释,达到行文流畅,增强可读性。从以下例句中可对倪的翻译策略窥见端倪:

例 1:夫脉者,血之府也。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数则烦心,大则病进。(《素问·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

英译: The pulse is where the blood flows and congregates. The blood is mobilized by the qi. If we see a long pulse, it indicates that the qi is flowing smoothly. If we see a short pulse, it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pathology at the qi level. If we see a rapid pulse, it indicates that the disease has attacked the heart. If we see a large pulse, it indicates that the pathogen is progressing.

这段话的意思是:脉是血液会聚的地方,长脉表明气血流畅和平,短脉说明气不足,数脉为热,热则心烦,

大脉表示病势进增。此例中,倪毛信采用意译为主,兼用增译的策略,重新组织语言,表现原文思想。他在主体部分使用条件句来阐释原文语义,虽形式不同,但内涵一样。译文中,The blood is mobilized by the qi 属于增译,以揭示后面脉症相应的缘由,对于中医学理论知识欠缺的读者来说,可以降低理解障碍,增强可读性。

例 2: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其两感于寒而病者,必不免于死。(《素问·热论篇第三十一》)

英译: When a person is attacked by the pathogens of wind cold, for example, the battle that occurs between the yang qi and the pathogen causes heat to manifest. This is similar to any kind of friction. Though the heat may be strong, if a person's antipathogenic qi is abundant and strong, it can easily dispel the pathogen. Thus, that person lives. However, if the person has yang deficiency, the wind cold pathogen can penetrate to the interior and damage the internal organs. In this case there is disorder of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ere is weak antipathogenic qi and a ferocious pathogenic factor, which together result in death.

这句话讲的是,人感受寒邪以后,就会发热,发热虽重,一般不会死亡,但如果阴阳两经同时感受寒邪而发病,就难免于死。此例中,译文篇幅明显长于原文较多,倪毛信在尊重原文内容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诠释,他还把人体感受风寒以后机体阳气与外邪斗争而发热比作是摩擦生热,形象生动,有利于读者理解。可见,他抛弃原文形式,通过增译和比喻,使用解释性的语言,成功地将原语内涵导入了目标语语篇,使译文富于知识性且不难理解。

例 3: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素问·平人气象论篇第十八》)

英译: The pulse of a normal, healthy individual will beat twice with each inhalation and twice with each exhalation. With one complete breath, there are four beats. Occasionally, it is normal to detect five beats per breath, depending on the patient's lung capacity.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一呼脉跳动两次,一吸脉也跳动两次,一呼一吸叫做定息,两次之间脉跳动 5 次,这

是因为有时呼吸较长的缘故,这是平人的脉象。原文中,没有表示人的呼吸、脉搏与肺功能之间相互关系的信息,但倪在译文中添加了一句 depending on the patient's lung capacity, 进行解释。他还增加了 lung capacity (肺容量) 这一现代医学概念,辅助说明,有利于现代读者理解。

例 4: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英译: At fourteen years the tian kui, or fertility essence, matures, the ren/conception and chong/vital channels responsible for conception open, menstruation begins, and conception is possible.

这句话的意思是:到了 14 岁,天癸产生,任脉通畅,冲脉旺盛,月经按月来潮,所以能够生育。“天癸”是指肾精中具有促进生殖机能的一种物质。该词具有典型的中医学特色,英文中无对应词汇,翻译时往往采用英译,再通过尾注或脚注进行解释。而倪毛信本并没有使用这些,而是选择直接在译文中解释为 fertility essence, matures, 即“让人可以受孕,成熟的物质”,这样的处理方法既通俗易懂,也不累赘。事实上,为了使语言明白易懂,行文流畅,倪毛信在整个《内经》的翻译中都很少使用脚注和尾注,而是把解释性的内容融于译文当中,译文形式比较自由,这无疑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

总之,对《内经》的阴阳理论和传统养生方法,倪毛信主要采用了概括式的翻译方法,为了加深西方读者对道家基本思想的理解,他在谋篇布局方面充分考虑到了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除文字翻译外,倪毛信还借助图表来阐释阴阳五行的思想,把原本复杂的五行与五脏六腑的对应关系清晰罗列,使读者更容易抓住道家思想的精髓,了解道家的宇宙观和养生观。以上这些策略的使用,使倪氏译本更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在读者群中取得了较好效果。

3.3 对实用主题的把握

倪毛信幼年时候就随家人移居美国,这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从而也对他的翻译产生影响。美国文化重实用,美国人处理和解决问题大多以实用为出发点,倪毛信生活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加上自己作为中医师的职业,使得他格外侧重《内经》译文的临床使用价值,注重《内经》中中医学知识的传递。为了给读者尤其是缺乏中医学知识的读者理解提供方便,他在文中多处添加自己的解释,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诠释《内经》。

例 5:肺者,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故曰:五藏因肺热叶焦,发为痿躄,此之谓也。(《素问·痿论篇第四十四》)

英译: The lungs are the highest organs of the body and therefore are a distribution center. It has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heart. If the lung is dysfunctional, it leads to conditions of the extremities, because it cannot distribute nutrients and qi.

这句话的意思是:肺为诸脏之长,又是心脏的华盖,遇有失意的事情,或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则肺气郁而不畅,于是出现喘鸣,喘鸣则气郁化热,使肺叶枯焦,所以说五脏都是因肺热叶焦,得不到营养,发为痿躄证,就是这个意思。基于实用的翻译目的,倪毛信采用意译法,对原文进行解释性翻译,使译文简洁明了,倾向目标语篇,亲近译文读者。在译文中,他并没有拘泥于原文形式,逐字逐句翻译,甚至忽略了原文语篇中的部分内容,如“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就没有体现,他只用了“dysfunctional”一词简单带过,另在后面加上一句“because it cannot distribute nutrients and qi”来补充说明肺不能再为机体输送营养和气是痿躄发生的原因。可以看出,倪毛信虽然没有将原文内容一一呈现于译文,但译出了原文中省略的言外之意,不仅没有造成读者的困扰,相反使译文清晰明了,同时有较好的连贯性和逻辑性,非常有利于读者阅读和接受。

4 结语

“译者惯习”作为翻译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把翻译实践与处于某种社会环境中的译者个体特殊性结合起来,有利于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在本研究中,倪毛信作为社会场域的行为者,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惯习,即一整套持久、稳定的性情倾向系统,并在翻译场域中影响和主导着他的翻译行为。因此,通过对倪毛信个人经历的了解和对其译者惯习的构成解析,不难看出,在倪毛信的《内经》译本中,他对原作中道家养生方法和道家基本思想非常信赖,他采用归化为主、译释结合的翻译策略来尽可能提高西方读者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并把实用当作第一宗旨。

参 考 文 献

- [1] 谢舒婷.《黄帝内经》英译事业及其研究综述[A].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翻译委员会第三届学术年会[C]. 福州: 福建中医药大学, 2012: 131-132.
- [2] Bourdieu P. The logic of practic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53.
- [3] Bourdieu P, Wacquant LJD.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20.
- [4] Simeoni D. The pivotal status of the translator's Habitus [J]. Target, 1998, 10(1): 1-39.
- [5] Swartz D. Culture & power[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103.
- [6] Gouanvic JM. A bourdieusian theory of translation, or the coincidence of practical instances: field, “Habitus”, Capital and “Illusio”[J]. Translator, 2005, 11(2): 147-166.
- [7] Inghilleri M. Habitus, field and discourse: interpreting as a socially situated activity [J]. Target, 2003, 15(2): 243-268.
- [8] Inghilleri M. Mediating zones of uncertainty: interpreter agency, the interpreting habitus and political asylum adjudication[J]. Translator, 2005, 11(1): 69-85.
- [9] Sela-Sheffy R. How to be a (Recognized) translator: rethinking habitus, norms, and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J]. Target, 2005, 17(1): 1-26.
- [10] 邢杰. 译者“思维习惯”——描述翻译学研究新视角[J]. 中国翻译, 2007, 28(5): 10-15.
- [11] 倪毛信主编. 严冬冬译. 身体自愈的秘密[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8: 2.
- [12] 倪毛信主编. 严冬冬, 王国平译. 小病自助手册[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 1.
- [13] Maoshing Ni. Secrets of longevity [M].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ooks, 2007: 1-320.
- [14] Maoshing Ni. Tao of Nutrition [M]. Ashland: SevenStar Communications, 2009: 1-255.
- [15] Maoshing Ni.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medicine [M]. Boston, Massachusetts: Shambhala, 1995: XV-XVI.

(收稿: 2016-05-24 在线: 2018-07-12)

责任编辑: 汤 静